

扬雄、左思《蜀都赋》比较

吴明贤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扬雄《蜀都赋》作于出蜀前的汉成帝永始二三年间,左思《蜀都赋》作于晋惠帝初(292年)左右。两赋皆以描绘蜀都为题材内容,铺陈夸张,未出汉人樊篱。但前者重在模仿相如,展示才华,为都城赋的先声;而后者重在讽谏,旨在表明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为都市赋的绝响。

关键词:扬雄;左思;《蜀都赋》;《三都赋》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5)01-0091-07

扬雄,西汉末年著名辞赋家,与司马相如齐名,并称扬马。左思,西晋太康时期著名诗人和辞赋家,以《咏史》八首和《三都赋》驰名于当时。扬雄与左思虽生不同时,思想与志趣并不一样,但他们都以赋著称,特别是都以蜀都为题,写有同题之作《蜀都赋》,这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们为什么创作此赋,两篇《蜀都赋》各有什么特点,本文尝试论之。

传说的性质的话,那么《战国策·秦策》所记:“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3]则蜀开国应在战国或战国之前。而《史记·六国年表》中亦多将蜀与赵、楚、秦、吴同记,也说明蜀开国在战国或战国以前。有国必有都,蜀之为都至迟亦应在战国之时。再次,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云:“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4](《全汉文》),则明言“蜀都”,说明“蜀都”之称也应在汉武帝时或汉武帝前。并不是徐先生所言自蜀汉始。由此可知《蜀都赋》为扬雄作是不容轻易否定的。

那么,《蜀都赋》究竟作于何时呢?《汉书·扬雄传》载:

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顾尝好辞赋。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

关于扬雄《蜀都赋》,徐中舒先生认为“既为《昭明文选》所不取”,且“蜀之为都自蜀汉称帝始,扬雄时代哪能有都?此赋非扬雄作。不辨自明”[1](138页),他以为是晋人伪托。其实,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很需要辨一辨。首先,未入《昭明文选》之作尚多,难道都是伪作?即如扬雄,《文选》只选录了他的《甘泉》、《羽猎》、《长杨》三赋,其《河东》等赋未入《文选》,然全文载于《汉书·扬雄传》,难道《河东》也是伪作?其次,蜀为国称都,并非始自蜀汉。如果说李白《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2]还有神话

收稿日期:2004-10-12

作者简介:吴明贤(1946—),男,四川平昌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5]从以上引文可知,扬雄在蜀中家乡时曾有赋作,这些作品多为学习摹仿,一是学习司马相如,因其“弘丽温雅”,故“常拟之以为式”。二是学习屈原,因屈原“文过相如”,且身遭不幸,故“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认为人生遇与不遇,皆由命定,屈子不应该自沉,对屈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惋惜。扬雄早年模仿屈子之作有《反离骚》、《广骚》、《畔牢愁》等,而学习模仿司马相如的作品是哪些,《汉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据扬雄现在流传的赋作来看,《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太玄赋》、《逐贫赋》、《解嘲》、《酒箴》及残篇《核灵赋》等皆为入朝之后所作,惟《蜀都赋》当是其入京以前居蜀时作。这是因为扬雄早年推崇司马相如,认为“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致邪?”[6]晚年却不喜辞赋,《法言·吾子》云: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或问曰:“七夫不才也。”或曰:“或可以拟乎?”曰:“拟又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对也。”或曰:“零藪之至耳!”曰:“文工之蠹矣!”……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7]

《汉书·扬雄传》又载: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宏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缀不复为。[5]

《法言》作于平帝之世,《自序》述事止于《法言》之目,二者皆是扬雄晚年之作。可见,扬雄晚年认为辞赋不过是童子的“雕虫篆刻”,颇有悔其少作之意。原因则是因为“扬雄以为靡丽之辞,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5](《司马相如传赞》),铺排华丽,劝而不止,失去了讽谏的社会功能;且赋家“颇似俳优”,并不为统治者所重用,“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因而“壮夫不为”“缀不复为”,早就不再推崇司马相如了,故《蜀都赋》当是入蜀之前所作无疑。

《蜀都赋》具体作于何时,已难确指。据扬雄《答刘歆书》云:“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玉卮颂》《阶闕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见。”[8](《全汉文》)又《文选·甘泉赋》李周翰注:“扬雄家贫好学,每制作慕相如之文,常作《绵竹颂》;成帝时直宿郎杨庄诵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庄曰:‘非也,此臣邑人扬子云。’帝即召见,拜为黄门侍郎。”[9]以上两段文字说明,扬雄早年所作文章多与蜀中风土人情有关,多模拟司马相如,其入仕之途,亦颇与相如相似,皆因乡人荐举之故。这里虽然没有列出《蜀都赋》来,但可推知《蜀都赋》之作,应与以上所列之文相去不远,或者同时。又《汉书·扬雄传》载:“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5]又载:“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5]今按:客即指杨庄,亦为蜀人。据《汉书·扬雄传》:雄“年七十一,天凤五年卒”[5]。天凤为王莽年号,天凤五年为公元18年,上推71年,则扬雄生于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40岁时则汉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以扬雄四十一、二岁至京师,则《蜀都赋》之作应在此前不久,定在成帝永始二、三年(前15、14年)间,或大致不差。

左思《蜀都赋》是《三都赋》中的第一篇,也是其成名之作。《三都赋》究竟何时所作,其说不一,争论颇大。《晋书》卷九二《文苑·左思传》云:

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欲赋三都,会妹茱萸入官,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及赋成,时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略解》,……自是之后,盛重于时,文多不载。张华司空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及思赋出,机绝叹

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10]

以上记载,矛盾之处颇多。首先据《晋书》,皇甫谧死于公元282年[10],故《三都赋》之作不得晚于是年,但陆机因太康九年(公元288年)复治内外群官“举清廉,拔寒素”的原故与弟陆云于第二年(289年)入洛,故“抚掌而笑”,讥思作赋,亦不应早于是年。则《晋书·左思传》的记载,显然前后抵牾;其次,《晋书·张载传》载:“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经剑阁。”[10]又张载《叙行赋》云:“岁大荒之孟夏,余将往乎蜀都。”[8]《全晋文》大荒为巳年,太康只有六年为乙巳,则张载入蜀亦当在太康六年,左思访张载应在此后,此亦与谧序之时间不合。另据《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左思别传》云:“贾谧诛,(思)归乡里,专思著述。齐王冏请为记室参军,不起,时为《三都赋》未成也。后数年疾终。其《三都赋》改定,至终乃止。……思为人无吏干而有文才,又颇以椒房自矜,故齐人不重也。”[11]贾谧被诛在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如据《左思别传》的说法,则《三都赋》写成应在公元300年后,显然这更与《晋书·左思传》相抵触。为自圆其说,《左思别传》又云:“思造张载,问岷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谧西州高士,挚仲治宿儒知名,非思伦匹。刘渊林、卫伯舆并早终,皆不为思赋序注也。凡诸注解,皆思自为,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也。”[11]竟然将皇甫谧为之作序,刘逵、张载为之作注及左思访载等事完全否定,实属武断。

今按《隋书·经籍四》载:“张载及晋侍中刘逵、晋怀令卫权注左思《三都赋》三卷,蔡母邃注《三都赋》三卷。”[12]则隋时诸家之注尚存。今皇甫谧序文录入《文选》,刘逵、张载注《蜀都》《吴都》二赋皆载在《文选》李善注中,事实俱在,《别传》否定其事,毫无根据。且《别传》谓左思“以椒房自矜,故齐人不重”,更是与左思性格行事不合,无实事求是之意,有人身攻击之嫌。左思为时人所不重,非“以椒房自矜”,而是“貌寝,口讷”,“不好交游”[10]《文苑传》所致,何况思本身非世族高门,固为人轻,机、云兄弟鄙之即为其例。《别传》之说牵强附会,实不足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引王士禎说:“按太冲《三都赋》,自足接迹扬马,乃云假诸人为重,何其陋耶!……《别传》不知何人所作?定出怨谤之口,不足信也。”[11](250页)此言得之。又《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说:左思“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门庭藩溷,

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4]。此与《晋书·左思传》相合,或即《晋书·左思传》所本。但此处未言皇甫谧序赋及陆机讥思二事。《晋书·后妃传》载:“芬少好学,善缀文,名亚于思,武帝闻而纳之。泰始八年(272)拜修仪。”[10]但《晋起居注》谓“咸宁三年(277)拜美人左嫔为修仪”[13](卷145“皇亲部”)。此说较为可信,则泰始八年为左芬入宫之时。此时左思已萌发了写作《三都赋》的打算。其后又访张载,再求为郎,以长见闻。此皆是“构思十年”中事。据臧荣绪《晋书》及《晋书·左思传》载,左思“构思十年”写作《三都赋》皆在访张载之后。据《晋书·张载传》载“父收,蜀郡太守”,“太康初,(载)至蜀省父,道经剑阁”[10]。《文选·剑阁铭》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载随父入蜀,作《剑阁铭》。”[4]汤球辑王隐《晋书》卷七:载“随父收入蜀。”[14](713页)常璩《华阳国志·大同志》:太康三年“以蜀多羌益,置西南夷府,以平吴军司张牧为校尉,持节统兵,州别立治西夷、治蜀,各置长史、司马”[15]。诸书所记,载父之名或为“收”,或为“牧”,同为《晋书》,各传所记皆不相同,则形近而误也。载父张收何时入蜀,很难确指,但最迟不得晚于太康三年(282年)。而张载入蜀时间,诸书所记有异,疑其非只一次,或在太康初的二、三年(281、282),或如《叙行赋》所云,载之入蜀在“大荒之重夏”的“巳”年,即太康六年(285),则左思访岷邛之事当在首次入蜀(281、282年)之后,此后左思方进入写作阶段,十年之后乃成。又据徐传武《皇甫谧卒年新考》、《皇甫谧卒年新考补证》推断皇甫谧应卒于元康三年(公元293年),《晋书·皇甫谧传》“太康三年卒”之“太康”乃“元康”之误[16]。言之凿凿,颇为有据,今从之。综上所述可知,左思《三都赋》的写作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泰始八年左思因妹芬入宫而随之入洛,萌发了写作《三都赋》的想法,其后进入准备工作阶段,其间拜访过张载,寻觅创作的素材,经过十年构思写作,终于于292年左右完成了这篇名著,其中《蜀都赋》写成应更早一些。

二

扬雄是一个口吃病患者,不善言谈,但“默而好深湛之思”,博览群书,学问深厚。早年居蜀中,颇好

辞赋,所作《蜀都赋》是此时的代表作品。左思亦有口吃的毛病,“不善交游”,但“辞藻壮丽”,其《三都赋》亦名噪一时,《蜀都赋》为其中之一,也是其赋作的代表。

首先两赋都以蜀都为题材,描写的内容基本相同。作为蜀人的扬雄,由于生于蜀地,长于蜀地,对蜀地的情况比较了解熟悉,加之其学问渊博,知识丰富,故其赋对蜀的描写自然也就得心应手,十分精细。例如:

尔乃其人,自造奇锦,统纁纁纁,缘缘卢中;
发文扬采,转代无穷。其布则细絺弱折,绵茧成
衽;阿丽纤靡,避晏与阴。蜘蛛作丝,不可见风。
篚中黄润,一端数金。[8](《全汉文》)

此写蜀锦,言其文采光鲜,细软轻柔,作成衣被,不仅漂亮纤丽,可避阴阳,而且如蛛丝般轻巧,黄金般贵重,描写细腻,颇具地方特点。

再如其状成都风貌:

雕镂铅器,百伎千工;东西鳞集,南北并凑。
驰逐相逢,周流往来。方辕齐轂,隐轸幽輶。埃
软尘拂,万端异类。……万物更凑,四时迭代。
彼不折货,我罔乏械。财用饶贍,蓄积备具。
[8](《全汉文》)

此言城市的繁荣:各类工匠齐聚,人流往来,车马奔驰,商贾云集,货物充足,充分显示了蜀都的繁盛。此外,描写蜀都的地理沿革、山川河流、方物出产、农业状况及历史人物等,无不娓娓道来,如数家珍,细致罗列,了如指掌。总之,扬雄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实际情况和历史材料的记载,比较详尽地描绘了雄伟壮丽的巴山蜀水和繁荣富庶的锦城蜀都,显示了自己对于故乡的热爱之情。

左思并非蜀人,亦未曾到过蜀地,但他为了写作《蜀都赋》,曾亲往拜见到过蜀地的张载,“访岷、邛之事”,又求为秘书郎,以便博览方志群书,再加上他特别重视赋作的真实性,批评“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真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畜于兹。参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4](《三都赋序》)。认为汉人的都城赋皆胜于藻饰,夸诞失实。因而他写作《三都赋》,“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念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美物者,贵依其

本;赞事者,宜本其事。匪本匪实,览者奚信?”[4](《三都赋序》)故其《蜀都赋》虽结构模式未能超越汉大赋主客问答的形式,并无创新之处,但为了取信于读者,使读者受到感染,因而于山川方物的描绘,亦广征博引,富有特色。如:

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外负铜梁于
宕渠,内函要害于膏腴。其中则有巴菽巴戟,贡
寿桃枝。樊以菹圃,滨以盐池。蝮虺山栖,鼃龟
水处。潜龙蟠于沮泽,应鸣鼓而兴雨。丹沙粲
炽出其坂,蜜房郁毓被其阜。山图采而得道,赤
斧服而不朽。若乃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
奋之则賸旅,玩之则渝舞。锐气剽于中叶,躡容
世于乐府。[4]

此写蜀东地带的物产财富和民风民俗,就颇为切合实际,真实可信。

其次,扬雄与左思的《蜀都赋》在艺术手法上亦颇为相同。扬雄认为“(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罔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所谓“极丽靡之辞,罔侈钜衍”就是采用了铺张扬厉的描写手法。其一,是时空两个方面的完整。如扬雄《蜀都赋》起始便从历史源流和地理分野说起:“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淳皋弥望。郁乎青葱,沃野千里。上稽乾度,则井络储精。下案地纪,则坤宫奠位。”[8](《全汉文》)接着便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分别描写蜀都地区物产的丰饶富庶。继后又分别刻划蜀都的山崖、水流、沟渠以及果蔬、五谷、人民、风俗等等,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极尽夸张与想象。与此相同,左思的《蜀都赋》开篇亦概写蜀都开辟的历史与地理位置:“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菴蔼焉。”[4](《蜀都赋》)接着亦从蜀都的前(南部)、后(北部)、东、西及域内(中部)几个方位进行描绘。继后则从瓜果菜蔬禽鸟等物产、工艺商贾及人物名胜等方面进行刻划。两赋之内容结构,俨然相似,并未超出司马相如赋的樊篱。其二,是词藻的华丽繁富。“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17]尤其注重知识的积累,用以对赋进行苦心经营,扬雄所谓“能读千赋,则善赋”[18](《道赋》)即指此。因而扬雄的赋作,特别是前期的赋作“涯度幽远,搜选诡丽”[19](《才略》)。由于要对时空作细密的描绘敷衍,往往逞才炫博,铺陈描写,词藻堆砌,显得华丽有

余,真实不足。如《蜀都赋》中描写山川一段:“尔乃仓山隐天,岌嶮回丛。增嶮重萃,岫石岷崔。崑崙峴岷,霜雪终夏。叩岩岭嶙,崇隆临柴……。”[8](402页)就搜奇抉诡,怪字连篇,重复累赘,使人难以卒读。左思的《蜀都赋》也是如此,如写成都的瓜果:“其园则有林檎枇杷,橙柿棣棣。橝桃函列,梅李罗生。百果甲宅,异色同荣。朱樱春熟,素柰夏成。若乃大火流,凉风厉。白露凝,微霜结。紫梨津润,榲栗罅发。蒲陶乱溃,若榴竞裂。甘至自零,芬芳酷裂。”[4](《蜀都赋》)贪多求富,辞繁意复,失于剪裁,依然未能跳出汉大赋的窠臼。故与左思同时的刘逵认为“研覈者不能练其旨”“博物者不能统其异”,因而不能不为之作注[4]。卫权虽称赞其“经学治博,才章美茂,咸皆悦玩”,但亦指出“其山川土域,草木鸟兽,奇怪珍异,金皆研精所由,纷散其义矣”,亦不得不为之《略解》[8](《全汉文》)。可见扬雄、左思的同题之作《蜀都赋》是有着许多共同之处的。

三

扬雄、左思虽然都以“蜀都”(成都)为题材作赋,但因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各人的才具气识、审美修养并不一样,故其《蜀都赋》亦代表着各自的风格特色,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

首先,两人创作《蜀都赋》的目的和主旨不同。扬雄早年“尝好辞赋”,“少不得学,而心好沉博绝丽之文”[8](《全汉文·答刘歆书》),特别推崇司马相如之赋的“甚弘丽温雅”,所谓“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致也”,倾佩之情溢于言表。故其《蜀都赋》重在司马相如的学习模仿,目的在于展示自己的才华学识,以求得到引荐进入仕途。事实上,汉成帝永始三年(前14),扬雄40余岁时就因在汉成帝身边为郎的蜀人杨庄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汉成帝召见入京,应该说汉成帝所见扬雄之文,除《绵竹颂》外,《蜀都赋》亦应在其中。这与司马相如因时为狗监的乡人杨得意推荐受到武帝召见如出一辙[20](《司马相如列传》),入仕之途颇为相同。故扬雄《蜀都赋》拟物写形,精于描绘。在他的笔下,天府之国的富饶,蜀中山水的美丽,蜀地人物的灵异,是那樣的活灵活现,多彩多姿,虽不免有夸张失实之词,想象虚构之语,被左思斥为“假称珍怪,以为润色”,“于

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但其对故乡的真挚之情却是不言而喻的。左思写作《蜀都赋》的目的却不同。汉末至魏,天下离析,国家分裂,人民遭难,及左思入洛之时,三家归晋,国家复归统一,文人对晋世中兴,不免抱有殷切的希望。但晋初实行分封之制,分裂危机,隐然可见。因此当时文人对于时局的发展,亦不免心存疑虑。左思《三都赋》仿《子虚》《上林》,虚设西蜀公子、吴国王孙、魏国公子,以为蜀、吴、魏三国的代言人,各言其都城的繁盛富有。赋末有赞语云:“日不双丽,世不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充分肯定并热烈称颂了魏。这是因为先秦至汉魏,中国的政治道统在北方;晋以禅让得天下,符合儒家正统思想,故《三都赋》尊魏,实为颂晋。这说明左思《三都赋》的创作主旨并不同于汉大赋的歌功颂德和劝百讽一,而是主张天下一统,反对分裂。左思的这一创作目的,在皇甫谧的《三都赋序》中更是明确地表现了出来,他说:

曩者汉室内溃,四海圯裂,孙刘二氏,割而有交益。魏武拨乱,拥据函夏。故作者先为吴蜀二客,盛称其本土险阻瑰琦,可以偏王;而却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丰丽,奄有诸华之意。言吴蜀以擒灭比亡国,而魏以交禅比唐虞,既已著逆顺,且以为鉴戒。……二国之士,各沐浴所闻,家自以为土乐,人自以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论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辞,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岂诬也哉! [4](《蜀都赋》)

鲜明地指出灭亡的吴蜀为“逆”,以禅让建国的魏为“顺”,以“王道”折服吴蜀二客,显然这是为以禅让方式上台的晋武帝歌功颂德,为三国归晋、天下一统唱颂歌的。故左思《蜀都赋》铺陈蜀地的历史事迹、地理位置、风土物产、人物风俗,虽求真务实,俨然一部压缩的地方志,但最终不过是为《魏都》作铺垫烘托而已,故远不如扬雄《蜀都赋》的情真意切、活泼生气和浓烈的地方色彩。

其次,两篇《蜀都赋》的意义和影响不同。扬雄《蜀都赋》是开启了都市赋的先声,而左思的《蜀都赋》则是都市赋的绝响了。扬雄之前,枚乘《七发》虚拟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病因,以七事启发太子,其中有声色、车服、畋猎、观涛等事,未及都市生活;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借无是公之口,批评子虚、乌有先生,告诫诸侯要尊崇天子,维护统一,不能妄自尊

大,逾礼越制,卒章归于讽谏。其中写到山川之美,物产之富,畋猎歌舞之乐,奇禽异兽之多,离宫别馆之华丽,虽已写及帝王之上林苑,但仍未涉及都市。只有扬雄《蜀都赋》由历史渊源到地理形势,从财富物产到人物风俗,对蜀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铺陈描绘。虽未用主客问答的传统赋体形式,描绘亦颇粗疏,但材料集中,颇具地方特色,对后来汉赋都市题材的兴起是很有影响的。其后在汉光武帝时期杜笃曾写过《论都赋》,赋中假客言都洛之非,而主人则言都麇(按:指长安)之利,委婉曲折地指出汉光武帝都洛只是因为“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而主上方以边垂为忧,念葭萌之不柔,未遑于论都,而遗思靡州也。”[8](《全后汉文·论都赋》)旨意在于反对建都洛阳,主张返都长安。赋中铺陈西汉帝王的功业,描绘长安城市的形胜,大都切合实际,不堆砌词藻,可以说是都市赋的进一步拓展。东汉明帝时期的班固根据当时统治阶级企图利用赋来为其巩固政权服务的目的,认为赋具有讽和颂两种相反相承的社会功能,针对杜笃的迁都之论,写下了著名的《两都赋》。他在序中说:“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耀,折以今之法度。”[4](《蜀都赋》)既批评了长安士大夫希望迁都长安的论调,又肯定了建设都城的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故班固《西都赋》“首叙形势田里之饶,中言宫室之盛,末言田猎之乐,皆以‘眩耀’二字铺排开来”[21](《评注昭明文选》引何焯语)。其体制、描绘、词藻、夸

饰,皆效法《子虚》《上林》,主于讽谏;《东都赋》则“专言建武、永平之治,武功文德,继美重光,所能以法度折其眩耀也”[21](《评注昭明文选》引孙执升语)。侧重颂美圣皇,褒美制度,语言温润典雅,少有铺陈夸张。《两都赋》以对比和征实与夸张相结合的手法写东西二都,无论规模、体制、内容、手法都对以都市为题材的赋具有开创发展的意义。东汉中期以后,国势衰微,散体大赋由模仿走向没落。张衡鉴于“天下承平日近,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22](《张衡传》)。张衡不满于司马相如等人的为讽反劝,故其《二京赋》既不同于《子虚》《上林》的专事铺陈,也有别于《两都》的侧重颂美,而是借安处先生之口,警告凭虚公子,指出嗜欲无节,聚敛无度,乃是亡国之根,应吸取教训。其对都市生活描写的细致生动,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是都市赋的成熟之作。自此以后,抒情小赋兴起,都市大赋鲜有人作。直到左思《三都赋》感汉人都城赋的华词丽藻,以征实为原则而又不废夸张,抑吴蜀而尊魏,实颂晋的统一,忧分裂的隐患,其主题实不同于汉之京都大赋而具有晋的时代特色。诚如林纾所说:“自东汉光武及和帝,均都洛阳,……故孟坚作《两都赋》,归美东都,……平子之叙《西京》,尤侈靡无艺,……孟、张二子,皆抑西而伸东,以二子均主居东者也。左思仍之,故三都之赋,力排吴、蜀,中间贯穿全魏故实,语至堂皇;以魏中原,晋武受禅即在于邺,此亦班、张二子之旨。”[21](《春觉楼论文》)自此以后,都市之赋无此规模,左思《三都赋》实继汉承魏、总结前贤,遂为绝响。

参考文献:

- [1]徐中舒.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A].徐中舒.论巴蜀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 [2]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3]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4]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6]葛洪.西京杂记[M].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7]扬雄.法言[M].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8]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Z].北京:中华书局,1958.
- [9]文选[M].六臣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0]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2]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13]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4]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15]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16]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集刊[C].台湾:中研院,1997、1999.
[17]谢榛.四溟诗话[M].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3.
[18]桓谭.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9]刘勰.文心雕龙[M].王利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1]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秦汉魏晋南北朝卷[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Comparison of *Shu Du Fu* by Yang Xiong and by Zuo Si

WU Ming-xian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Both *Shu Du Fu* by Yang Xiong during 15—14 BC and *Shu Du Fu* by Zuo Si in 292 AD, elaborate and inflated, take the Shu capital as their subject matter. The former, a herald of fu of cities, focuses on an imitation of Xiangru to show literary talent, while the latter, a peak of fu of cities, stresses on satirical counsel to express position of unification and opposition to disruption.

Key words: Yang Xiong; Zuo Si; *Shu Du Fu*; *San Du Fu*

[责任编辑:李大明]